第一章　卦說故人歸

「衛欣柔，妳再不救我，我就得穿著這身衣裳去相看了！」

四月天氣漸熱，衛家香鋪後院的梔子花開得正盛，風吹過竹簾，送進一陣清甜香氣。衛欣柔正在分揀新到的香木，聞言抬頭，見陸可可攥著一條繡得歪斜的帕子，她的丫鬟銀杏陪著她一臉愁苦地站在門口。

「妳父親是刑部侍郎，府裡總不至於連條像樣的帕子都沒有，何必拿這個來嚇我？」衛欣柔讓出身旁的椅子，又喚丫鬟丹青添茶。「坐下說，這回又是哪位嬤嬤給妳出的難題？」

陸可可是刑部侍郎家的庶女，與衛欣柔同歲，兩人自幼相識，陸府規矩多，嫡母又偏疼親生女兒，可可在人前慣常安靜，到了衛欣柔面前，話卻比誰都多。

「我嫡母說我下個月就滿十七了，該把繡工練好，還說若能在三日內繡出一幅百蝶圖，便帶我去賞荷宴。」陸可可指著帕子苦笑。「我繡了兩夜，連三隻蝴蝶都不像，倒像是三塊炒焦的餅。」

衛欣柔接過來瞧了瞧，忍著笑道：「妳這不是蝴蝶不好，是翅膀左右不對稱。她明知道妳不擅女紅，還讓妳三日繡百蝶，擺明不想帶妳去，妳何必把眼睛熬紅了，還叫她得意？」

「我自然知道，可那場宴席有位教書的女先生要來，我想向她借幾本書，若進不了園子，就見不到人了。」陸可可攤開手，指尖被針扎出幾個小點。「妳能不能陪我去？我不是求妳替我繡，這種事我不想再靠妳代勞。」

「我也不會百蝶圖。」衛欣柔將帕子還她，笑道：「不如這樣，我去請那位女先生到香鋪來挑香，妳只管帶著想借的書目過來，見個先生又不是赴瓊林宴，哪犯得著先繡一百隻蝴蝶？」

陸可可眼睛一亮，隨即又擔憂道：「她會肯來嗎？妳連人家喜歡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「上回我去書肆，聽掌櫃說她常買素箋，最怕煙燻香。我新調了一款夏日書齋香，氣味清淡，正想請她試試，若她不來，便託書肆掌櫃送去，總能把話帶到。」衛欣柔笑吟吟地看她。「只是妳得答應我，別再熬夜繡那些焦餅，傷眼睛可不划算。」

陸可可笑出聲，拿起桌上的冰鎮梅子湯喝了一口。「妳這人從小幫我解圍，嘴上還不肯饒人。十三歲那年我在廟會弄丟了銀簪，若不是妳替我尋回來，回府還不知要受多少責罵。」

「提那件事做什麼？那回妳也是被人冤枉，我恰巧會算個卦罷了。」衛欣柔將香木分成兩堆，又叮囑丹青把受潮的挑出去。「再說妳也幫過我，去年我在書會上鬧笑話，若不是妳替我補上那半句詩，我怕得讓人笑整年。」

「半句詩算什麼？妳那時竟對著一群人說『既然寫不出好詩，便吃塊好糕』，害我險些笑出聲。」陸可可見桌上放著卦具，好奇地問：「妳還在替人占卦？我聽說柳家姑娘丟的玉佩也是妳找著的。」

「有事才占，沒事別亂問。」衛欣柔蓋上裝銅錢的小匣。「我外祖父教的是梅花易數，重的是觀象辨機，不是拿來猜哪位公子明日會送花。前幾日有人請我算她家貓何時生小貓，我險些要請她自己去問貓。」

Crescent

兩人笑了好一會兒，前頭忽然傳來一陣爭執聲，衛欣柔聽出是鋪裡夥計在與貨商議價，便起身道：「妳先坐，我去前面瞧瞧。今早送來的那批檀香有些不對，掌櫃若只看木色好看，恐怕要吃虧。」

香鋪前堂開著兩面窗，正午的陽光落在櫃檯上，照得幾只青瓷香盒泛著柔光。一名外地貨商正與掌櫃爭得面紅耳赤，見衛欣柔走出來，還以為是來看熱鬧的小姑娘，語氣更不客氣。

「你們衛家開門做生意，怎麼連好檀香都不識？我這批貨在南邊可是有人搶著要，若不是與衛老爺有舊交，哪肯讓你們先挑？」

衛欣柔沒有急著反駁，只請他從箱底另取一塊香木。她用小刀輕削薄屑，放在溫熱的香盤上試聞，片刻後便道：「這批香木表面抹過香油，聞著厚重，裡頭卻混有雜木。若您說它是上等檀香，請將貨單上的產地與品級一同寫明，出問題時也有個憑據。」

貨商臉色微變，仍強撐著道：「姑娘家懂什麼？上等香材哪能只憑一聞便定價？」

「既不能憑我一聞，那便請同行驗貨，咱們各請一位熟識的老師傅作證。」衛欣柔把刀放下，笑得十分客氣。「我爹不在鋪裡，可生意照樣得按規矩做。您若貨真價實，我們自然按上等貨付銀子。」

貨商看了眼她手裡的香屑，終究改口，說可能是裝箱時混了貨，願意降價出售。衛欣柔沒有乘機壓價，只讓掌櫃按實際品級重算，兩邊談妥後，對方總算帶著夥計離開。

「妳可真會做買賣，替店裡省了銀子，還不讓人難堪。」一道熟悉的聲音從門口傳來。「若再這樣下去，衛伯父怕是要提早告老還鄉，讓妳接掌香鋪了。」

白天齊手裡提著一包酥餅，笑著踏進門來。二十歲的他眉目俊朗，說話時總帶著三分戲謔，偏偏辦正事又十分可靠，衛欣柔從小便與他熟識，絲毫不怕他取笑。

「你來得正好。」她伸手去拿紙包，白天齊卻故意將手抬高。

「這是孝敬伯母的，妳要吃也成，先承認上回與我議價，是妳算錯了運費。」

「運費是我少算了兩成，可最後你還不是把那批香木賣給我爹？」衛欣柔理直氣壯地道：「白家大少爺難道缺這幾兩銀子？你若真心疼，不如把餅拿回去，我叫廚房做給我吃。」

白天齊笑得不行，把酥餅交給她。「成，算我輸。今日我父親請伯父過府商量南邊那批貨，我先過來傳個話，免得伯父忙起來又忘了時辰。」

陸可可正巧從後堂出來，見了白天齊便笑道：「白公子，你若真要跟欣柔算帳，最好先備好紙筆，她這人最擅長把欠人一塊餅，說成替人省了十兩銀子。」

「陸姑娘說得是。」白天齊拱手作揖，倒真像尋到了知音。「偏偏她還能說得頭頭是道，害我每回都覺得自己占了便宜。」

衛欣柔被兩人合起來取笑，索性把酥餅拆開，分給可可與丹青，偏偏不給白天齊。

「既然如此，這餅便由我們代你吃了，也好免得白大公子日後再來討帳。」

Crescent

說話間，衛則英從後院走來，見幾個年輕人鬧成一團，也跟著笑了。他常年往來各地經商，說話爽朗，最喜歡看女兒與朋友們說笑，便道：「天齊，你別讓著她，這丫頭如今學會看帳，已經敢嫌我買貨不夠精明了。」

「爹，昨日那批香料本來就買貴了！」衛欣柔把香木拿給父親，正經說起今日驗貨的事。

衛則英仔細聞過，點頭誇了她兩句，又提醒道：「妳有好鼻子是本事，但做生意還得留憑據，今日那人肯降價，明日不一定會反悔。」

「知道啦，我已讓掌櫃把品級重寫到貨單上。」衛欣柔見父親滿意，便趁機討賞，「等您這趟出海回來，帶我到臨海港看大船如何？我替鋪子省了這麼多銀子，總該有點獎賞吧？」

衛則英捻鬚大笑。「妳倒會挑時候開口，等我回來，帶妳去看船，還給妳帶些南邊新出的花箋。只是說好了，到時不得嫌海風大、路難走。」

白天齊在旁笑道：「伯父，您可別輕易答應。她若見了稀奇東西，準能在港口逛到碼頭收工。」

衛欣柔立即回嘴，說上回白天齊失約，害她白等半日，他如今最沒資格取笑旁人。

陸可可瞧著他們鬥嘴，掩口笑道：「你們兩個從小便這樣，若哪日見面不吵幾句，我才真要懷疑是不是出事了。」

夕陽漸沉，白天齊與陸可可才起身道別，各自叮囑了幾句，便沿著不同方向離去，街上人聲漸歇，只剩晚霞映著歸途。

衛則英五日後便要動身，衛家上下忙著準備行囊，連晚膳都比平日遲了半個時辰。周氏見丈夫一邊吃飯一邊翻貨單，便伸手把帳本收走，說什麼也不許他再把生意帶上飯桌。

「你人在家裡只有幾日，還要整夜算帳？等出門便有得忙了，這會兒好好陪女兒吃頓飯不成嗎？」周氏替丈夫盛湯，又看向衛欣柔。「妳也別只顧著替他說話，待會兒提醒妳爹將備用藥帶齊。」

衛欣柔笑道：「娘放心，我給爹做了兩盒驅蟲香，還有安神的香丸，白日用的、夜裡用的都分好了，若他嫌帶得太多，回來時我便不讓他進門。」

「這丫頭越發會管人了。」衛則英嘴上抱怨，卻把女兒遞來的香盒看了好幾遍。

「只是妳的梅花繡得還是老樣子，這一枝開得東倒西歪，莫不是風太大了？」

「爹若嫌棄，便還給我。」衛欣柔作勢伸手，衛則英立即把香囊收進懷裡，笑說這是女兒第一次替他做的遠行香囊，便是繡成一株歪樹，也得隨身帶著。

周氏聽得好笑，卻仍有些放心不下。「你這回走海路，沿途天候難測，若遇上風浪，寧可錯過貨期也不能貪快。香料少買幾箱不打緊，人得平安回來。」

「夫人說得是。」衛則英正色答應，又提起船主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，船上的船工熟悉海路，還說若南邊的貨物價格合適，三個月左右便能返京，讓妻女不必過分掛心。

Crescent

就在此時，門外一陣風掠過，簷下銅鈴響了兩聲，案上的一張薄箋被吹得翻過去。衛欣柔伸手按住紙張，忽然想起上午陸可可問過她父親出海可否先占一卦，便轉頭道：「爹，您要不要讓我替這趟行程起個卦？」

「又要算？」衛則英笑道：「若算出我能賺大錢，妳是不是便要把南邊的珍珠、珊瑚全寫進賞單，等著我買回來？」

「我哪有這麼貪心！我只是想知道您這趟順不順利。」衛欣柔拿來紙筆，依簷下風聲與銅鈴取象，又合當時的時辰推得動爻，寫下風澤中孚，初爻動，變風水渙。周氏坐直身子。「柔兒，這卦好不好？妳先仔細看，別急著說吉利話哄我們。」

衛欣柔細看體用生剋，過了片刻才道：「本卦有相剋之象，路上恐怕有阻礙；變卦卻見生扶，應是先難後易。中孚有信，渙有離散之意，若說到海路，得防途中失散、行船不順。」

衛則英聞言收了笑，問她，「既有凶象，妳為何還說先難後易？」

「因為變卦水生木，有轉機。」衛欣柔指著卦紙解釋，說得比平日更加認真。「爹若遇上壞天氣，千萬別硬闖，該停便停，只要謹慎行事，我看這趟應該可以平安歸來。」

周氏聽完沒有立即放心，反而追問：「那能不能看出何時回來？若遇上什麼波折，可有辦法避開？」

衛欣柔重新推看，見卦意尚有難解之處，卻又不願讓母親擔心，便笑道：「時日不易定得那麼準，不過變卦既吉，我想最遲入秋也該回來。娘，您放心，爹答應要帶我去看海船，總不會說話不算話。」

衛則英笑著應下，周氏卻輕輕嘆氣。「妳外祖父生前最常提醒，卦能示人吉凶，看卦的人卻不能因為自己的想法替人決定前路。妳既看見有風浪的可能，便該把這件事記在心上，不可因後頭有吉象便掉以輕心。」

「娘，我知道。」衛欣柔將卦紙摺好，心裡卻已安定不少。過去幾年她所占的事情大多應驗，這回雖有險象，最後既見轉機，她便以為父親縱使遇上波折，也不至於出大事。

出發那日，東方才泛魚肚白，衛家門前已停好兩輛馬車。晨風帶著微涼的水氣，街角賣早點的攤子才升起炊煙，幾名隨行夥計便開始清點行李與貨單。

衛則英先乘馬車到臨海港，再搭商船南下，衛欣柔捧著最後一盒香丸追到門口，千叮萬囑要父親記得分給船上夥計，還說若有人暈船，千萬別拿太濃的香去熏。

「知道了，衛家的小先生。」衛則英將香丸收好，笑著向女兒伸手。「妳若不放心，不如再寫張單子，連我一日喝幾杯水都列明白，爹照著做便是。」

「那倒不必。」衛欣柔取出一張摺好的紙塞給他。「這是我要的花箋與香材，您若忘記了，回來可別嫌我說您記性不好。」

周氏聽見丈夫與女兒又開始鬥嘴，無奈地笑了。「你們兩個真是半刻也安靜不得，路上好好保重，家裡有我和柔兒，你不用掛心。」

Crescent

衛則英握了握妻子的手，又叮囑女兒遇上鋪子的難題便找老掌櫃商量，必要時也可以向白伯父請教，衛欣柔一一應下，還故意板起臉，催他別再說下去，免得錯過出城的時辰。

馬車轉過街角時，衛欣柔仍站在門外揮手，她記得父親笑著說回來會帶她去看船，還記得他懷裡揣著那只繡得歪歪扭扭的梅花香囊，心裡只盼這三個月過得快些。

父親離家後，衛欣柔果真日日到香鋪學看帳，她替店裡調了一款夏日清心香，去掉過重的甜味，添些清雅草木香氣，幾位常來的書生都說聞著舒心，才推出十日便賣掉大半。

陸可可也帶來好消息，那位女先生收下試香後，答應在香鋪與她見面，還願意借書給她讀，可可高興得帶來一籃自家廚房做的梅餅，說總算不用繡那一百隻蝴蝶了。

「所以妳嫡母後來怎麼說？」衛欣柔笑著分餅給夥計。「她若問起，妳可不能說是我教妳避開她的百蝶圖，免得哪日她見了我，連茶都不肯請。」

「她沒說什麼，倒是大姊姊聽見女先生誇我讀書用心，氣得不大高興。」陸可可吃了塊梅餅，又正色道：「不過欣柔，衛伯父出海後，妳也別只顧著鋪子，該玩便玩，妳若天天守著帳冊，我往後找誰商量書裡的事？」

衛欣柔笑道：「妳若真拿書來，我便把算帳的工夫分一半給妳，到時妳替我抄貨單，我替妳讀文章，兩全其美。」陸可可連忙說她怕是要把貨單上的價錢抄成詩句，惹得滿堂人都笑起來。

五月初，衛家收到父親從臨海港寄出的家書，說商船已備妥不日啟航，信裡還特地叮囑衛欣柔少貪涼，冰酪一天吃一碗便夠，不能把正經飯食都省了。

衛欣柔讀完立即拿著信去給母親看，還笑說父親人在千里之外，竟仍記得管她吃多少冰酪，周氏笑罵丈夫瞎操心，當晚特地讓廚房多做了一道他愛吃的菜，好像他還在家中陪著她們一道吃。

家書收進妝匣時，衛欣柔順手將那張出行卦紙放在旁邊，她想著等父親秋日回來，便把自己這些日子記的鋪裡的帳與新調的香一起給他看，叫他知道女兒如今也能替家裡分憂。

到了五月中旬，京城接連幾日大熱，午後陽光照得街道地面泛著一層白光，商戶多在門口掛起竹簾，衛欣柔正在櫃檯核對貨款，老掌櫃忽然匆匆進門，連往日必說的客套話都省了。

「姑娘，臨海港有急報，南邊前些日子起了大風暴，幾艘同行商船被沖散，老爺搭乘的那艘船也在其中，至今尚未進港。」

衛欣柔手中的算盤珠子停住，她卻沒有立即慌亂。「被沖散是什麼意思？有人看見船沉了，還是只是沒在約定的日子抵港？消息從哪艘船傳回來，又是誰親眼所見？」

老掌櫃見她問得清楚，忙將得知的情況說明，原來一艘同行船隻提前返港，船主

Crescent

說當夜風浪極大，商船各自避險，事後再沒見到衛則英搭的那艘船，並無人能確定其去向。
「既沒親眼見船沉，便不能說我爹出事了。」衛欣柔壓住心頭慌亂，交代掌櫃立即往臨海港派人，聯絡幾家相熟船行，逐一打聽可能避風的港口。「若需要銀子，先把鋪子能動用的現銀列出來，我回家向娘說明。」
掌櫃答應後又有些遲疑。「姑娘，如今貨源未明，幾家商號若聞風來討欠款，恐怕也得早些準備，老爺這趟出門採買不少貨物，有幾筆款項還等著結算。」
「照原先期限付，誰也不必躲。」衛欣柔把帳冊交還給他。「該收的款項照收，該付的照付，別因為消息未明便讓外人覺得衛家亂了，還有，別讓夥計拿不確定的話四處傳，免得我娘先被嚇病了。」
她交代完事情便往家裡趕，才進門便見周氏坐在正廳，手裡攥著商行送來的信，母女倆四目相對，周氏先開口問：「柔兒，妳已經知道了？那艘船究竟出了什麼事？」
衛欣柔坐到母親身旁，將自己打聽到的事一一說明，沒有隱瞞風暴的嚴重程度。「娘，船只是失了消息尚未找到殘骸，爹走海路多年知道如何避風，我已派人去找，咱們現在不能自己先慌了手腳。」
周氏緊緊握著女兒的手。「妳爹答應過，遇上風浪便寧可耽擱行程。他若平安，怎麼不設法送個消息回來？我這心裡總覺得不踏實。」
「海上不是京城，信哪能說送便送？」衛欣柔勉強笑道：「您忘了我替他占過卦？那卦有波折也有轉機，咱們再等等，總會有消息的。」
她說得十分篤定，當夜卻第一次睡不安穩，窗外月光照著花枝，她把卦紙從匣裡取出，逐條重看，又想起外祖父說過卦象須合人事，不能只挑自己願意聽的解釋。風澤中孚，變風水渙。若渙字應的是離散，那麼重聚又會在何時？她當初只看見變卦生扶，便把最想聽的「平安歸來」說得如此肯定，是否忽略了途中真正的險境？
第二日清晨，她便寫信請船行沿岸查訪，又將父親常往來的港口列成清單。陸可可得知消息後過來陪她，一句多餘的勸慰也沒說，只將可能聯絡的商家地址抄得整整齊齊。
「我不懂海路，也不能替妳查船，可書信總會寫。」陸可可把紙張放到她面前。「妳若願意，我替妳謄寫幾份，讓人分頭送出去。妳可別跟我說客氣話，當年妳替我找銀簪，也沒收我的謝禮。」
衛欣柔接過紙張，眼眶有些發熱，嘴上卻仍笑道：「我那時若知道妳字寫得這麼好，早該叫妳替鋪子抄帳，一天少說能省兩個時辰。」
陸可可伸手輕敲她的額頭，叫她這時候還能開玩笑，倒讓自己放心些。

十餘日後，南邊送來第二封信，這回連老掌櫃都不敢自己拆開，只捧著信匆匆進了衛府。
有漁船在海岸附近撈起失事商船的殘板，上頭留著船行的烙印，幾名船工的遺體

Crescent

也已被尋到。衛則英本人仍不見蹤影，但船行認為船隻十之八九已覆沒，生還的希望十分渺茫。

周氏聽見消息，手裡的杯子落在地上，清脆一聲響過，人便軟倒在椅旁。衛欣柔顧不得難過，忙叫丹青請大夫、扶母親回房，自己守在床邊，直到大夫診完脈才敢問個明白。

「夫人連日憂思，飲食又少，氣血虧損得厲害。」大夫將藥方交給她，叮囑必須讓病人好好進食休養。「若再這般傷神，病只會越拖越重，藥能調身，卻替不了人解心結。」

衛欣柔聽完，一一記下藥材與用法，又送大夫出門。回到床邊時，周氏已經醒了，見女兒仍穿著早晨那身衣裳，便伸手替她理好衣領。

「柔兒，妳別怪自己，妳爹出門是自己做的決定，誰也沒料到海上會起那樣大的風浪。」周氏聲音虛弱，話卻說得清楚。「妳若整日記掛著那張卦，娘反倒更加放心不下。」

衛欣柔強笑道：「娘，我沒事，我已讓人沿海岸繼續找，沒有找到爹之前，我不會信外頭那些話。您只管吃藥養病，若您也倒下了，我一個人可真忙不過來。」

周氏見她仍肯說笑，心裡稍稍安定，喝了半碗粥才睡下。衛欣柔等母親氣息平穩，才回到自己房裡，重新打開裝著卦紙的木匣。

她把出行卦從頭推了一遍，越看越覺得當日斷言太快，若她當初不急著說平安歸來，而是提醒父親推遲行程、先打聽海上的風候，事情會不會不同？

丹青端著茶進來，見滿桌卦紙，忙勸道：「姑娘，您已經兩晚沒睡好了，老爺向來做事謹慎，即便您沒算卦，也會照原定日子出門，怎麼能把風暴怪到自己身上？」

「我知道爹不會只憑一張卦紙決定去留。」衛欣柔將紙摺起，聲音比平日低了些。「可我明明看見險象，卻因為後頭有吉象，便說得那樣肯定。若我學藝不精還自以為看得透，往後替人起卦，誰又知道會害人如何判斷？」

丹青答不上來，只能替她添茶。

衛欣柔把卦紙、筆記與外祖父留下的起卦小物一同收進匣子，推到書架最上層，低聲道：「我不算了，至少在我真正弄懂自己錯在哪裡之前，再不替任何人斷吉凶。」

六月將近，衛府門前的石階被陽光曬得發燙，門房卻接連幾日迎來不速之客。衛氏族中幾名長輩帶著商戶上門，聲稱衛則英欠有大筆貨款，須由族中暫代接管鋪子與田莊，才能免得債主一窩蜂上門討債。

衛欣柔請人奉茶，待對方把話說完，便將一疊帳目擺到桌上。「叔祖父既是替我家著想，便請先看帳冊。我爹這趟出海採買的貨，有些是替旁人代購，銀子原本便不該算成衛家的欠款，您拿來的借據又是從哪裡得來的？」

族叔捻著鬍鬚，語氣不善。「妳一個姑娘家懂什麼？商行往來豈是幾本帳冊便算得清楚？妳爹如今生死未明，妳娘病著，族裡若不出面，難道眼看著祖產被外人

Crescent

搬空？」

「正因我爹生死未明，誰也不能說他已經不在，更不能替我娘決定如何處置家產。」衛欣柔將其中一張借據抽出。「這筆檀香款我明明記得上月已結清，您若說尚欠銀子，請把對方的收據與收款記錄一起拿來。」

同行商戶見雙方爭執，忙說自己只是受託來對帳，並不想得罪衛家。族叔卻沉下臉，聲稱衛則英生前以兩間鋪子為貨款作保，若遲遲不認帳，便要請債主向官府遞狀。

衛欣柔沒有被嚇住，反而拿出紙筆。「若要對簿公堂，正好讓人驗契書與印記。我願意在此寫下，凡經核實的債款，衛家絕不逃避；不屬實的，誰也別想讓我娘平白認下。」

族叔沒料到她竟敢如此，只得改口，說自己並非要告她們孤兒寡母，眼下先由族人幫著保管鋪子鑰匙，等帳目清楚再說。衛欣柔當場拒絕，對方便帶著幾名商戶悻悻離去。

她原以為擋下這回，至少能爭取些時日，沒想到兩天後老掌櫃便匆匆來報，城南兩間鋪子的帳房先生不見了，原始帳冊也少了幾本。幾位自稱持有貨款憑據的商戶上門要求核對，夥計一時拿不出帳冊，竟被迫暫停大筆出貨。

「怎麼會連帳房都不見？」衛欣柔追問最後一次見到那人的時辰，又讓掌櫃查倉庫的入貨記錄。「先別動帳冊剩下的部分，你把近日誰拿過鑰匙、誰進過帳房都記下來，我去問幾家往來商號，看看他們手裡可還留著收據。」

掌櫃面露難色。「姑娘，族裡如今已拿著那些借據到處說衛家欠債，幾家商號怕被牽連，不肯讓小的查帳。還有城外田莊的租子，也有人憑著族中的字據先收走了。」

衛欣柔咬著唇，忍住怒意。「收走銀子是一回事，田莊與鋪子的契書又是另一回事，誰都別認了他們的所有權。老掌櫃，你替我看好剩下的帳目，我先去找曾經收過貨款的商家。」

可事情遠比她想得麻煩，連著幾日，她跑遍兩條商街，有人避而不見，有人答應查帳卻始終不給回音。族人趁商行停貨之際，帶人接管了幾處鋪子的日常營業，還派人守在門口，說是替衛家保住貨物。

她趕去理論，對方卻推說只是暫管，凡事等衛則英回來再議。衛欣柔想請官府處理，偏偏幾張借據上確有衛家商號的舊印記，原始帳冊又不齊全，一時無法證明其中有假。

陸可可與丫鬟銀杏在街邊茶棚找到她時，她正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的茶已涼透了，手裡仍捏著那幾張抄來的借據。

「我從書肆聽說妳在查帳，便猜妳會來這裡。」陸可可將一包糕點推過去，先問她今日吃過什麼，聽她說只喝了茶，便皺眉道：「妳爹若回來，看到妳這樣，第一個便要罵妳不會做買賣，把自己餓倒了，帳也不會自己算清楚。」

衛欣柔被她說得失笑，拿起糕點咬了一口。「妳如今倒會教訓人了，可可，我不是不懂得留證據，只是帳冊少了，連那些印記究竟何時蓋上去都查不清，總不能

Crescent

憑一句我爹不會如此，便讓官府替我主持公道。」
「那便先從能證明的地方查起。」陸可可把她手裡的借據攤平，仔細看了看。「我在家裡聽父親與幕僚談公事，常說口供會變，往來文書卻可能留下前後不一致的地方，我不能替妳拿刑部的文書，也不懂你們商行的帳，可若哪筆款已結清，收款那邊總該有一份記錄吧？」
衛欣柔望著她，忽然想起父親從前與和順行來往的一筆檀香貨款，當時她恰巧在場，記得父親付完銀子後，對方掌櫃還說今年的帳總算清了。她立即把那筆寫在紙上，準備隔日登門查證。
「這才對。」陸可可笑著催她再吃一塊糕。「妳替我找過簪子，替我尋過先生，如今換我陪妳找證據。若有人嫌妳姑娘家不能查帳，便讓他先跟我說說，憑什麼姑娘家付了銀子，還得付第二回？」
衛欣柔笑得差點噎住，忙端起茶喝了一口。「陸姑娘，妳在家裡若也敢這樣說，妳嫡母只怕早把那幅百蝶圖改成千蝶圖了。」

仲夏的夜來得遲，衛欣柔與丹青回府時，西邊天際還留著薄薄的霞光。周氏這幾日病情時好時壞，聽見女兒的腳步聲，便勉強坐起，問她今日可吃過晚飯。
「在外頭吃過糕點了，待會兒再陪娘喝碗粥。」衛欣柔坐到床邊，將好消息挑了幾件說給母親聽，卻不提族人又拿走幾處鋪子生意的事。周氏看著她消瘦的臉龐，哪能不明白她近來吃了多少苦。
「柔兒，妳別只顧著爭家產，累壞自己。鋪子拿不回來，咱們還能另想辦法，妳若有個好歹，娘拿什麼跟妳爹交代？」周氏把一只舊木匣推給她。「這是娘從前的陪嫁首飾，能換些銀子，先留著付大夫診金。」
衛欣柔看見裡頭那支母親最愛的金步搖，立即合上匣蓋。「娘，這支您戴了十幾年，怎麼能賣？我還有幾塊香木可以出手，也能替人調些香丸，眼下不至於沒有辦法。」
「首飾能有多重要？」周氏柔聲道：「娘知道妳能幹，可妳也得答應我，有事別一個人全擔了。妳爹若在，定也不願見妳為了幾兩銀子到處向人賠笑。」
衛欣柔握住母親的手，笑著說自己今日已找到新線索，明日便去找商戶核對。她又拿出陸可可帶來的糕點，說可可如今敢在外頭替她講理，將來說不定還能幫她把生意做大，逗得周氏多吃了半碗粥。
夜深後，衛欣柔獨自回到香房，桌上還放著父親走前留給她的香木，背面那道細小刀痕清清楚楚，她拿起聞了聞，想起父親笑說等回來便帶她去看大船，胸口一陣發酸。
丹青端著明日要用的香材進來，小聲問：「姑娘，明日還去和順行嗎？您已經連著跑了幾日，若累了不如奴婢先去送帖子，您在家歇一歇。」
「去，明日一早便去。」衛欣柔把香木放回盒中，接過清單。「我爹留下的帳還得查，我娘的病也等不起，妳把這幾樣香材磨好，等我回來便能調香，我先前光想著找回鋪子，差點忘了自己這雙手也能賺銀子。」

Crescent

丹青聽她又肯打起精神，連忙答應，還笑說只要姑娘肯做香，自己便去街口替她招攬客人，保證把每盒香丸都誇成天上才有的好物。衛欣柔笑著叫她別誇得太過頭，免得客人真信了，回頭還得自己賠禮。

她取出一張乾淨的紙，將明日要查的帳目逐項寫好，寫到父親出海的貨款時，筆尖停了片刻，卻沒有再去碰書架上鎖起的卦匣。

卦上曾有歸期，她卻不敢再用那份篤定安慰自己。如今能做的，是讓人繼續尋船、找到缺失的帳冊、替母親籌足藥錢，哪怕每件事都費力，也得一件件做下去。

窗外更鼓響過，遠處傳來夜市收攤的叫賣聲。衛欣柔吹熄一盞燈，只留下案前的燭火，繼續寫明日要拜訪的商號，她不知道父親何時能回來，但衛家這扇門，總得有人守著。

Crescent